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



张海迪温情系列


Modoc  
走吧，莫  
——一头大象的真实故事

The True Story of the Greatest Elephant That Ever Lived.

[美] 拉尔夫·赫尔菲 著

王佐良 张海迪 译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HUNAN JUVENILE &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Modoc

# 走吧，莫

——一头大象的真实故事

[美] 拉尔夫·赫尔菲 著  
王佐良 张海迪 译

##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走吧, 莫——一头大象的真实故事 / (美) 赫尔菲著;  
王佐良, 张海迪译. —长沙: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0.5  
(张海迪温情系列)  
ISBN 978-7-5358-5197-0

I. ①走… II. ①赫…②王…③张…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  
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093267号

MODOC: The True Story of the Greatest Elephant that Ever Lived  
by Ralph Helfer

Copyright © 1997 by Ralph Helfer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0

by Hunan Juvenile &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USA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策划编辑: 吴双英

责任编辑: 胡隽宓 吴双英

装帧设计: 罗俊南

插图绘制: 蓝 蓝

质量总监: 郑 瑾

---

出版人: 胡 坚

出版发行: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 址: 湖南省长沙市晚报大道89号 邮编: 410016

电 话: 0731-82196340 82196334 (销售部) 0731-82196313(总编室)

传 真: 0731-82199308 (销售部) 0731-82196330 (综合管理部)

---

经 销: 新华书店

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长安律师事务所长沙分所 张晓军律师

印 刷: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7.5

印 数: 1-10 000

版 次: 2010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 29.8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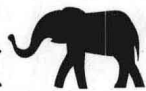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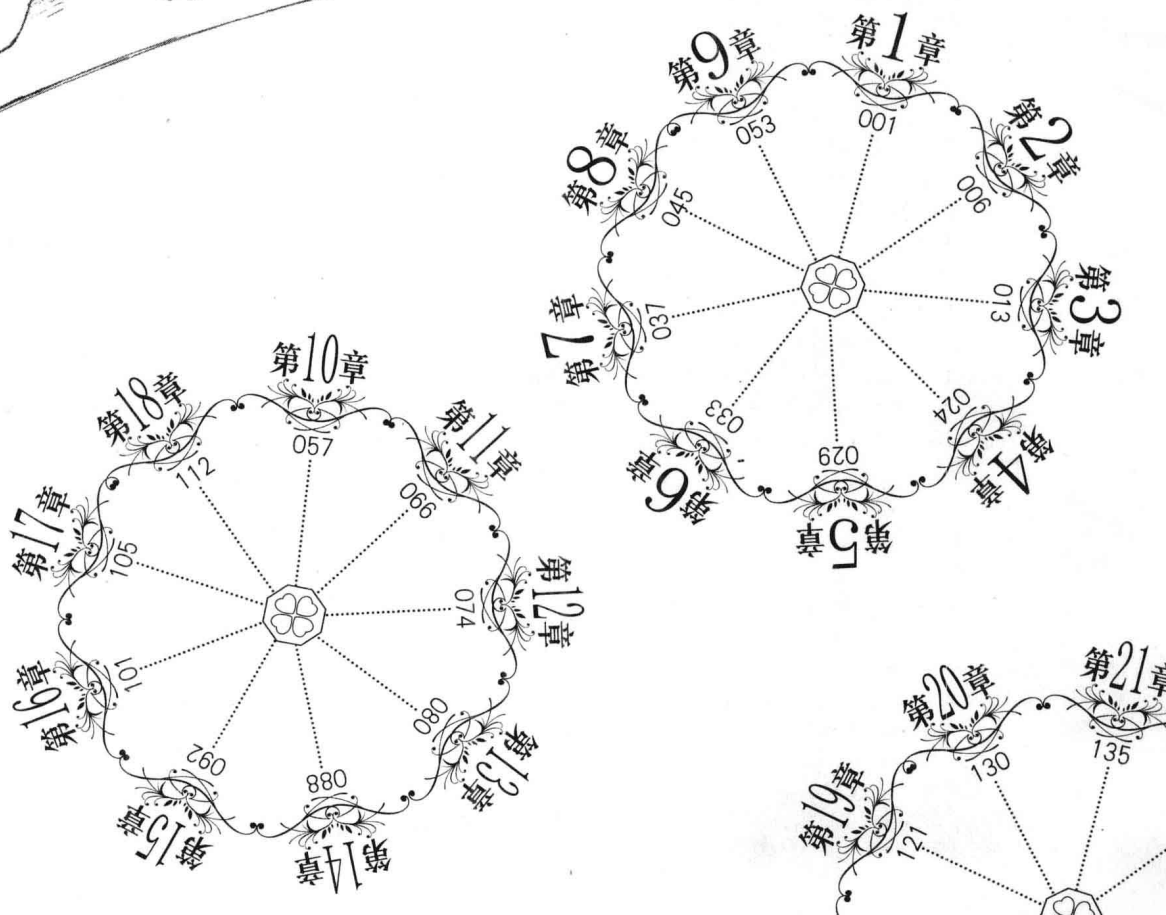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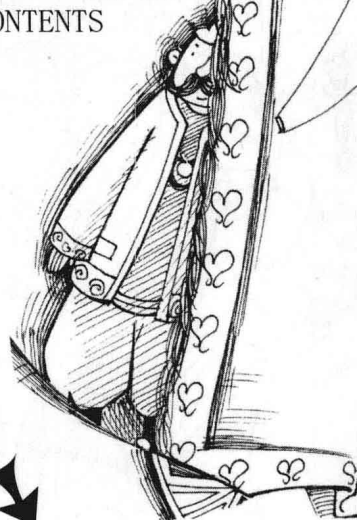
**质量服务承诺: 若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 目录



CONT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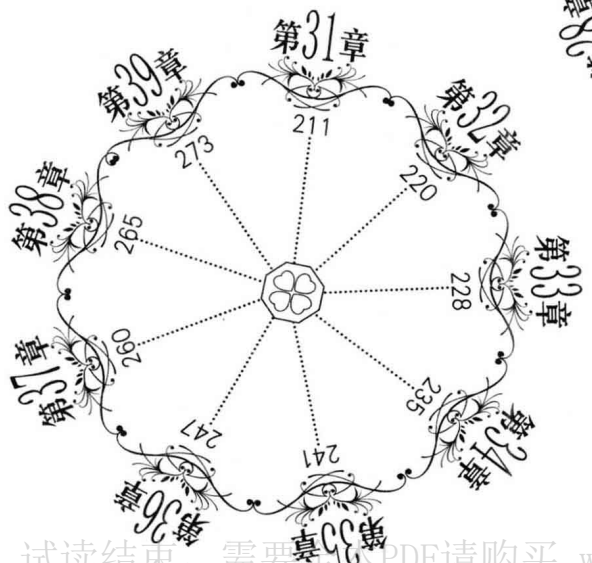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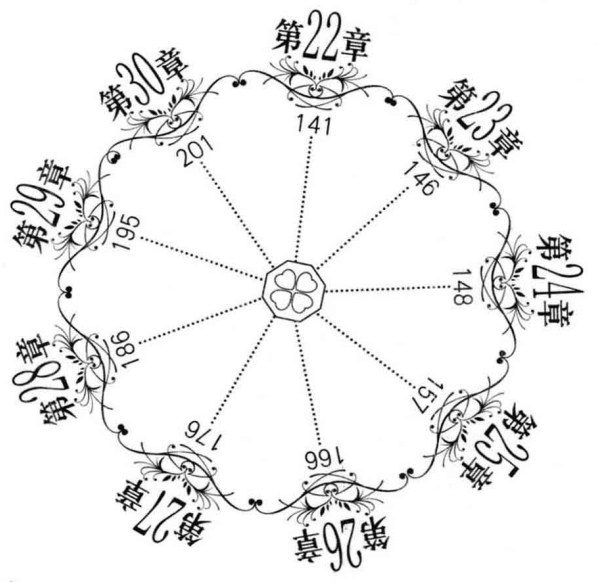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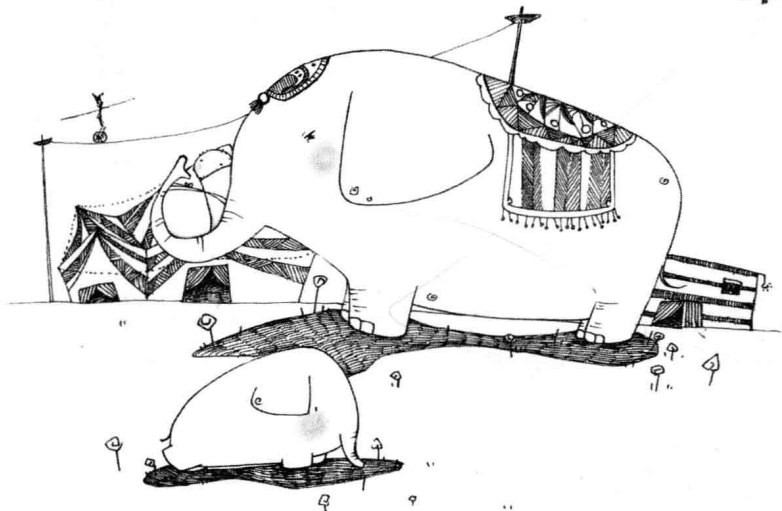
# 目录



CONTENTS



# 第1章



在一个灰色的雾蒙蒙的早晨，他们降生了！凛冽的北风从冰峰雪岭上呼啸而来，掠过林地，刮进黑森林灰暗潮湿的峡谷。随着这寒风，传来了婴儿的哭声！在厚厚的浓雾下面，不知什么地方，可以听到一个婴儿不停地啼哭，那种倔犟的声音就像发自大地母亲的体内。接着，又传来了另一个声音，比前一个声音更深沉，有点儿像铜号，又像是喇叭，但仍然是……一个婴儿的声音。它也随着暖气流倏然而起，旋转着，东奔西窜，直到突然碰到了前一个声音，一切戛然而止，悄无声息。然后，两个声音——啼哭和铜号般的声音融为一体，它们飞过乡村，蹚过河流，越过玉米地的条条田垄，也飘过夏天收割过的孤寂的田野。早晨的第一束阳光让冷飕飕的哈根道尔夫山谷沐浴在赭黄的光圈里，它似乎眷恋着奥利姆斯特罗姆山脚下那个很小的、有点古怪的老式德国农庄，但它只停留了一小会儿。两个婴儿的声音正是从那个小农庄里传出来的。

一条崎岖不平、尘土飞扬的小路蜿蜒穿过农庄的中心，把一座淡黄色的德国——瑞士风格的两层楼房与一间陈旧不堪、用石块和木头盖起来的大牲口棚分隔开来。牲口棚的石头墙东倒西歪，就像从小火山口上向四面八方崩落的岩石。腐朽的木头架子好像已经化为泥土的一部分，仿佛在诉说着它挨



走吧, 莫

过了多少个严冬风雪的摧残。

这里到处都散落着马戏团的道具。一辆古老的木头大车,车套深埋在地里,车轮很多年以前就嵌进了泥土,只有车架上还看得见斑斑点点的红色和金色的油漆。竖条纹的帐篷已经成了一片片的布条,挂在牲口棚的窗子上。售票亭成了一堆破烂,只有那块“总入口处”的牌子还悬挂在亭子的顶上。成群的鸡、鹅,还有几只猪自由自在地在棚子周围踱来踱去。这就是贡特斯泰因农庄。

两个婴儿的声音分开了。从房子二楼的窗子里只能听见一个婴儿轻柔的哭声。身材高大丰满的接生婆汉娜给婴儿的后背扑完了粉,把他裹在一条柔软温暖的蓝色毯子里,递给了他的母亲。卡特琳娜·贡特斯泰因轻轻地接过她的第一个孩子。卡特琳娜很漂亮,她刚过四十岁,是一个灰头土脸的农民的女儿。她那宽厚坚实的下巴,高高隆起的额头,说明她很好地继承了德国农民的血统。她在孩子粉红色的脸颊上亲吻了一下,解开自己的睡衣,把丰满的乳房塞给孩子。婴儿的小嘴触到了她的乳头,一阵狂喜的暖流传遍了她的全身。

002



“哦,约瑟夫,是个值得骄傲的男孩儿。太奇妙了!你说呢?”她透过喜悦的泪水看着站在床边的丈夫。

约瑟夫像所有的父亲一样自豪地凝视着自己的婴儿。他身材瘦削,颧骨高高隆起,着实使他六英尺的个子显得挺高。卡特琳娜在约瑟夫身上找到了她梦想中的男人的影子:平静温和,像犹太人一样有坚定的信仰。在他们结婚后的十多年中,他们很多次都想生个孩子,但都失败了,而今天,他们为这个奇迹般的男孩的降生而欣喜若狂。虽然他金色的头发和相貌主要来自卡特琳娜的家族里那种很纯的北欧日耳曼血统,他具有的甜蜜和温厚却闪耀着约瑟夫的传统。他们按照约瑟夫父亲的名字,给孩子取名叫布拉姆。

“这孩子将来会成为一名很棒的驯象师。”约瑟夫说着,眼睛里充满了期望。

约瑟夫像他的父亲很多年以前所做的那样,在附近哈森格罗斯镇的一个村马戏团里工作。他是一个驯兽师,说得更准确一点,是个驯象师。卡特琳娜有时候觉得,约瑟夫爱动物胜过爱她。做一个女人还不如做一只动物,她微笑着想。除此之外,对动物的爱使他成了一个奇妙的人,充满爱心的人。

一种刺耳的喇叭一样的声音传来,使他们从得到儿子的幸福中惊醒过来,约瑟夫猛地想起,还有另一个婴儿的降生值得他们欢欣鼓舞,他激动地吻了

吻妻子和儿子，与汉娜一起冲下楼去，他为自己的疏忽感到内疚。

他一步跨出门去，踏上门廊，只觉得寒气袭人。天刚破晓，大地的阴影正向山那边退去，冬天已经倦怠不堪，而春天正催促着鲜花冒出草地。今天是一个好日子。看一眼这万象更新的景致，约瑟夫精神抖擞地裹紧身上的衣服，驱走寒冷，向牲口棚走去。他推开那扇巨大的嘎吱作响的门走了进去。

在湿润发霉的空气中，苜蓿草、燕麦草、马鞍皂的香味，还有大象粪便刺鼻的气味，一起钻进了约瑟夫的鼻子。干草大捆大捆整齐地码放在墙边，构成了一道三角形的阶梯，一直通到牲口棚的屋顶，在那里，可以摸到支撑着这个古老屋顶的巨椽。在棚子的另一边是牲口圈、工具间和饲料间。在宽敞的饲料间里，皮制的马鞍、马勒、缰绳，都擦得锃光瓦亮。那黄铜的挽扣、脚踏和肚带都闪闪发光，每一件都摆放在恰当的位置上。

在象具的摆放位置上，挂着巨大的象肚带。一副巨大的头具挽在一个用绳索和布做成的象头上。沉重的锁链、人字夹、大捆的绳索，还有各种各样管教大象用的钩子和链子，都整整齐齐地摆放在粗糙的木架上。一个连一个的牲口圈把耕地用的马，还有山羊、猪和奶牛都圈在棚子里。

早晨太阳的光芒透过敞开的大门投射到牲口棚的深处，勾勒出一个硕大的生命体的侧影。热气从这个庞大的躯体上冒出来，盘旋着升到了高高的椽子上。椽子上孤零零地挂着一盏灯，想以它微弱的光线照亮下面。那个躯体怪怪的，它像停在法兰克福火车站上黑糊糊的列车棚里的、等待挂接一大列货车车厢的火车头那样，呼哧呼哧地冒着蒸汽。

“库尔伯，你在吗？”约瑟夫的声音在洞穴般的棚子里回荡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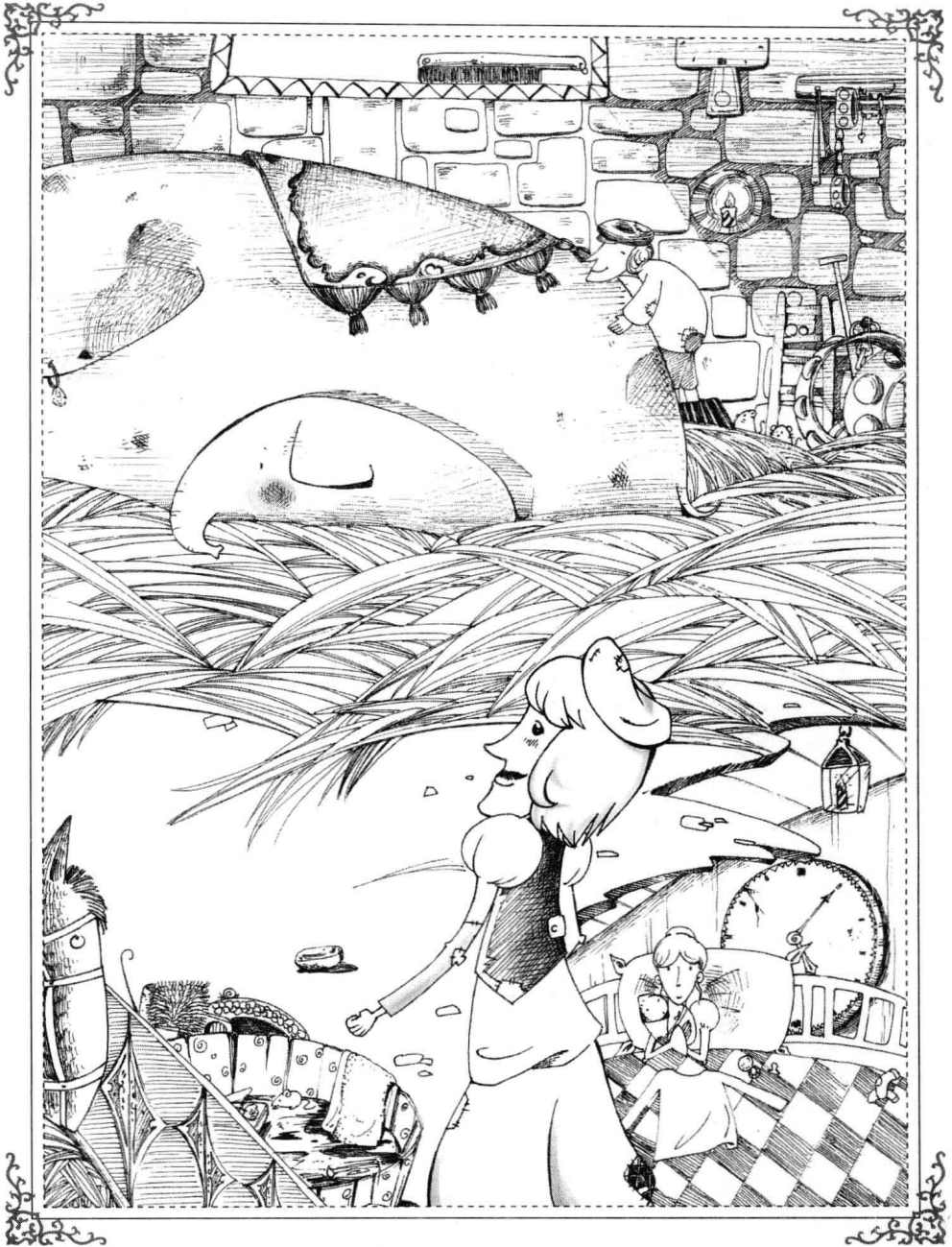
从暗影里冒出来一个弓腰驼背的小个子男人，他只有四英尺高，下巴突出，就像他的驼背一样显眼。他穿着一条皮筒裤、一双高筒靴子，脖子上还挂着一根金项链，链子上吊着一小片象牙。他光着上身，因为刚刚忙完活，壮实的身上满是汗水和血污，特别是他粗壮的胳膊上和身上，更是大汗淋漓。他用肩上搭着的毛巾擦擦手上的血污，得意地跨着大步从两条象腿之间走了出来。

“我在下边呢，老板，伺候这小家伙呢。”他用一种声调很尖的、刺耳的乡下腔说。

约瑟夫走了过去，他听到了几声吱吱的叫声和咂舌头的声音。他围着母象转了一圈，拍拍她巨大的、皱巴巴的臀部，脸上绽开了笑容。母象艾玛报以一声低沉的嘟哝。

“您不看看这小家伙吗？”





约瑟夫得意地注视着正试图站起的象崽，得到儿子时的那种表情又重现在他脸上。刚刚离开母亲的子宫、浑身还是湿漉漉的脆弱的象崽站立起来，去吮吸盈满乳汁的硕大的乳头。库尔伯递给约瑟夫一块毛巾，他们俩蹲在这个小家伙的身边，轻轻地为她擦干柔软的灰色身体。

“她还真是个漂亮妞儿哩！”库尔伯说。

这头小象太小了，连小矮人库尔伯都能看见她的脊背。小家伙贪婪地吮吸着母亲的乳汁，咂着嘴，乳汁从她的嘴边溢出来。她小小的鼻子只有大约十英寸长，蜷曲在空中，当她进行着她出生以来最重要的活动时，她的鼻子一动也不动。

约瑟夫退到一边，倚靠在艾玛粗大的腿上。他感到世界是这样安宁。库尔伯用毛巾擦干了自己汗淋淋的身体，正在穿背心。

“我听到了一个孩子的声音，老板。我是说，您自己的孩子。祝贺您和您的夫人。”

“发生这种特殊的事情一定有一种神秘的含义，库尔伯，我的儿子和小象是在同一天，在同一个时刻生下来的。”

“呃——”库尔伯嘟哝着。他正在往身上套衬衣，可是他的驼背把衬衣钩住了，约瑟夫微笑着走过去，帮他把衬衣拉好。

“我一直想要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库尔伯，现在我如愿以偿了。”

小象现在不再吃艾玛的奶，她想吮住小矮人库尔伯尖尖的下巴。

“可别让我们从一开始就找错了地方，小家伙。”库尔伯说着，轻轻把她引回到她母亲的乳头旁。约瑟夫咧开嘴笑了：“她会成为最好的象，库尔伯，她一定是最棒的。”



## 第2章



006



“早上好，戈倍尔先生。”

每天早晨，当大象帐篷的主人戈倍尔先生绕着帐篷转圈的时候，约瑟夫总要特意在帐篷前的一个位置站好。戈倍尔先生短小肥胖的身材和走路时摇晃晃晃的步子，总让人想起企鹅的姿态。

“你也早上好，约瑟夫。我们的那个小家伙今天早晨怎么样啊？长得好吗？”

约瑟夫很怕戈倍尔先生。戈倍尔是个老头儿，有一套自己的规矩。虽然约瑟夫像他父亲那样已经为马戏团工作了很多年，但是他知道，任何一点违反常规的事都会使戈倍尔先生变成一个脾气最暴烈的人。

“那孩子很好，先生，就像艾玛一样。”约瑟夫说完，好像又想起了什么，他又说，“我已经告诉饲养员，把地里割下来的头茬新鲜草料直接送到我的农庄来，那些饲料会让艾玛的奶水又足又好。”

“这主意很好，约瑟夫，所以我才在艾玛怀孕时选你来照料她。喂好小家伙，嗯？”戈倍尔先生伸出胳膊搂住了约瑟夫，“以后每个星期我都会在你的工资袋里给你多装几个银币，除非出了什么岔子，嗯，约瑟夫？”

戈倍尔这种恩赐的态度使约瑟夫的脸涨得通红，他害怕自己的愤怒会显

露出来，就低下头把脸转向象群。

“那么好吧，我走了。”戈倍尔先生拍拍圆溜溜的屁股说，“向你的妻子和孩子布拉姆传达我最好的问候。”戈倍尔先生转身向大圆顶帐篷走去，一路上用他的手杖把所有的纸片和枯枝败叶戳得粉碎。

约瑟夫已经有了一套计划，要让艾玛的孩子成为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为训练有素的象，也只有他能做到这一点。他的整个家就是个马戏团，祖上三代都是驯象师。祖辈们把他们所有的秘诀和绝技一代一代传下来，约瑟夫作为继承人，认为自己有能力让小象成为最棒的一个。将来有一天，等布拉姆长大了，学会了约瑟夫教给他的一切，他就把小象交给布拉姆，布拉姆将会沿着父亲的足迹走下去。

战乱、恶劣的天气还有经济衰退等等，很少能阻碍马戏团的演出。“演出必须照常进行。”这已经成为马戏团的格言，甚至已经成为没写下来的法律，它极少有不遵守这项法律的时候。马戏团数千年来已经成为人类传统的一部分。

走进马戏团的帐篷，耀眼的红色和金色光芒、蒸汽风琴“嗡——咄咄”的震响、动物刺鼻的强烈气味，还有棉花糖、抹了奶酪的爆米花，再加上站在帐篷门口揽客的杂耍艺人的大声吆喝：“女士们、先生们，往上走一步啊！”所有这一切都创造了一种似真似幻的情景。当马戏团里的年轻人出来表演，这一切就会梦幻成真，不可能的事就变成了现实。除了好奇心、惊喜和激动使平时受压抑的情感得到了宣泄，时间似乎也凝固了。烦恼统统都丢在脑后，这里是浪漫的开始。无论年轻人还是老人，都被裹挟进这欣喜的狂潮之中。年轻人目瞪口呆地看着那个没有四肢的女人令人惊奇的表演，而老年人则担心她如何去上厕所。他们还在等着瞧狮子或老虎会不会攻击它们的驯养员。

这个神奇马戏团是一个中等规模的马戏团，它拥有一个表演帐篷——大家都叫它大圆顶，还有一个动物帐篷，六个杂耍帐篷，几个食品摊，再加上卡车、拖车、杂七杂八的用具，就是马戏团的全部家当。所有这一切都漆上了常见的金红两色相间的条纹，还有星星点点的黑色和白色的点缀。大圆顶帐篷可以容纳三四百人，包括站位空间。这是马戏团最大的一个帐篷，四根巨大的支柱横着一字排开，立在帐篷的中央，一个圆形的轨道构成了中心圈，圈内铺着一层厚厚的锯末。在圆圈的旁边整整齐齐地码放着一堆堆钢棍，它们稍后会组成一个巨大的驯兽表演场。几英里以外就可以看见帐篷顶上那那一排醒目的红字：“神奇马戏团”，在它的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全世界最精





走吧, 莫

彩的演出”。

动物帐篷里关着各种动物, 虽然其中有些动物对另一些动物有着本能的敌意, 但它们似乎都能互相尊重, 彼此相安无事。在这个马戏团里, 驯兽员与动物的关系跟别的马戏团里可不一样, 这要归功于约瑟夫。约瑟夫继承了他父亲的技艺, 把他们家族很多年以来形成的独一无二的训练方法传授给了每一个驯兽师。

大家都敬重和羡慕约瑟夫, 他对待动物的方式是温柔和爱护, 而这种温柔和爱护在驯兽师和动物之间是相互的。他把训练建立在爱之上, 而不是恐吓。事实上, 是无限的爱和极大的耐心, 再加上喂养、清洗, 有时甚至同寝共眠, 把他和动物难舍难分地联结在一起。他经常给动物洗澡, 帮它们梳理毛发, 拍打它们的身体, 好像看不出两条腿的人和四条腿的动物之间有什么隔阂。但是, 常识还是要常记在心上, 不能忘掉, 驯兽师们都知道, 动物由于它们野兽的本性, 有时候会变得非常危险。

三头大象, 两匹骆驼, 三头无峰驼, 六只山羊, 一只熊, 两只老虎, 一头狮子, 三只黑猩猩, 还有一条很大的大蟒蛇, 这就是神奇马戏团的所有动物。除了蟒蛇以外, 所有的动物都有自己的表演项目, 像跳跃、翻跟头, 或者在各种各样的支架上和大铁圈里表演, 又或是骑在别的动物背上。

008



卡尔诺是一个来访的俄国官员赠送的礼物, 这头重六百多磅、体格强壮的棕熊以前只在展览时才出来, 它可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家伙, 因为它曾经攻击过它从前的驯兽师。可是, 约瑟夫一见到卡尔诺, 就一眼看出, 这家伙的兽性完全是因为害怕野蛮的训练。他让他的老朋友、经验丰富的驯兽师希梅尔·泰斯来驯服它。约瑟夫知道, 希梅尔有爱心, 也有耐心, 会让卡尔诺忘掉过去受尽折磨的日子。终于有一天, 希梅尔和卡尔诺之间的信任建立起来了。卡尔诺的活泼快乐, 加上少有的聪明伶俐, 使它能表演出很多难度很高的动作, 它会与希梅尔一起兴致勃勃地翩翩起舞来结束自己的表演。要是你看见他们两个在严寒的冬夜里紧紧相拥, 那也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卢基、梅琳, 还有宝宝奥斯卡, 这三只黑猩猩其实是一家子。宝宝奥斯卡是去年才出生的。它们表演一种老式的滑稽剧。它们活泼快乐, 使马戏团里总是笑声不绝。

这一家三口十分热爱它们的训练员阿佩勒——最好叫他小丑阿佩勒——这三口子都把阿佩勒当成它们家里的一员。有好多次梅琳睡不好觉, 因为宝宝奥斯卡太不安分, 梅琳只好把这个猩猩宝宝交给阿佩勒去照管, 它自己好

抽空打几个盹儿。

从来没人看见阿佩勒卸妆，他身边的那些人也好像从未注意过这件事。他那张仿佛永远羞愧难当的脸上，一道道深深的皱纹填满了花花绿绿的油彩，更显出他脸上的沟沟坎坎。他的脸轮廓分明，总是神情忧伤，又满含深情。他很少装腔作势，但从不露出笑容。当他注目凝视，好像在沉思的时候，就是最滑稽的时候。过了一会儿，他会径直转过身去忙别的事情。正是这种独一无二的看世界的方式，博得了观众的满场喝彩。认识他的人谁也不知道他到底认为自己是滑稽还是不滑稽，他仿佛领悟到了世间一切事物的忧伤，而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则哄然大笑。这是一个怪人，偏偏又与世界上最幽默的动物携手合作。

舒尔坦和帕特丽娜是一对孟加拉虎，和它们一起表演的还有非洲狮莱奥。它们的表演总让观众心惊胆战。当它们张口怒吼时，直让观众倒抽冷气。可是猫科动物的驯兽师海因茨·施米彻在表演时却从不使用鞭子和枪，也不用椅子。狮子、老虎为他表演仿佛心甘情愿，完全不需要有人驱赶它们。表演后的奖赏是它们喜欢吃的小东西，以及轻轻的拍打、拥抱和亲吻。

海因茨在杂耍节目中还扮演大力神海格力斯，他可以举起惊人的重量，让全身闪闪发光，把波浪般起伏的肌肉展现在照相机前。

约瑟夫和他的大象群是所有的表演中最受观众喜爱的。艾玛硕大的体形和聪明的头脑使它成为人们注目的中心。在它的左边是年龄比它小的公象克洛诺，在它的右边是羞羞答答、体形较小的蒂娜，它总想让自己的动作比伴奏的音乐快出一个节拍。它们的节目包括坐下、站起，跳优美的华尔兹舞，原地蹦跳和跳跃障碍，还有倒立。每次响起隆隆的鼓声，它们就要上演压轴戏。艾玛用后腿站立，鼻子卷出凯旋门的拱顶的形状，蒂娜和克洛诺也在它的两边用后腿站立，前脚搭在艾玛的肩上。最后，约瑟夫小心翼翼地艾玛的脖子爬到它的头上站起来，双手高高举起，晃晃悠悠地保持平衡。这时候，掌声总是如雷贯耳。

艾玛因为刚刚生下宝宝，所以暂时不能参加这个节目的演出了，要一直等到它能够重新登台。

有几个小商亭出售维也纳牛排、爆米花、糖果和苏打水。大约有二十来个场地工做清场的工作，他们驾驶运送动物的卡车，喂养动物，做做维修和其他临时的活儿。

神奇马戏团这个大家庭里的所有人都爱这个马戏团，他们相互照顾，为



能给观众上演精彩的节目而自豪。整个马戏团每年要转四个地方，好让别的地方的人也能欣赏他们的演出。在这种大搬家的时候，即使做着人抬肩扛的粗活儿，对大家来说也是种乐趣。四处都能感觉到马戏团的存在，在整个乡下，人们都在哼唱着蒸汽风琴那“嗡——咻——咻”的调子。

冬天对于马戏团是最难熬的日子。寒冷和雨雪使人们成天躲在家里。难熬的还有那些谣传四起、仿佛大祸将临的日子。

“你听说戈倍尔的事儿了吗？他快死了。你知道吗？唉，他要把马戏团卖给一个有钱的欧洲人了。”

有时候又有谣言传来，说那老家伙一个铜板也没有了，要把动物卖掉来还债。驯兽师们谁也没有一头动物，因为他们根本买不起也养不起一头动物。

“那我们怎么办？还有那些动物呢？”

这样的问题是最令人心惊胆战的，但最心碎的还是约瑟夫。一想到艾玛和它的宝宝要被卖掉，或者他驯养的任何一头大象要被卖掉，就足以让他忧心忡忡。可是，随着春天来临，大地复苏，情形又会随之好转。

约瑟夫琢磨着要给那头刚出生的象宝宝取个名字。他记得小时候，在火炉边，坐在爸爸布拉姆的膝盖上，看着从他的烟斗里冒出来的烟雾盘旋上升，组成奇形怪状的图案，他就会神思遐想。他听着父亲讲述一个令他永生难忘的故事，一头大象的故事。

“那是一头印度大象。”父亲开始讲起来，“它大得谁也没见过。哎呀，它足足有五吨重，站起来有十二英尺高，可它温顺得就像一只小老鼠。还有，”父亲说，“虽然人们都知道它拉车驮货都比别的大象多，但让它出名的另一件事，就是不要驯象师它也能表演全套复杂的节目。”

“不要驯象师？”年幼的约瑟夫瞪大眼睛问，“那不可能！它怎么知道该干什么？它怎么记得住先表演什么，后表演什么呢？”

“哦，孩子，它可不是一头普通的大象。据说一万头大象里才有一头特别的，非常特别的。在它们的头脑里有一种非常奇特的东西，一种我们人类理解不了的东西，可是大象知道人怎么做事。”

“那它叫什么名字呢，爸爸？”约瑟夫问。

父亲放下烟斗，双眼凝视着面前噼啪作响的火焰：“莫多克，孩子，它叫莫多克——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大象。”

约瑟夫从没有忘记父亲给他讲过的这个故事，他心里明白，是他的父亲驯养了莫多克。每当他回忆起这些，他的心里就有深深的忧伤，因为父亲从





未告诉过他后来莫多克出了什么事。但是他相信，艾玛的孩子将会是那样一头特殊的大象。在内心的深处，约瑟夫相信莫多克的灵魂依然活着，它正等待着重生——以艾玛的孩子的身份重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012

